

Bernhard Ganter

[德] 贝恩哈德·冈特 著
魏元元 译

盗心者



群众出版社

HERLOS

波吉奥莱监狱生锈变形的铁门缓缓打开了，多托雷·卡尔维重获自由。他矮小、过于肥胖的身躯困难地从狭窄的边门挤了出来。他穿着过时的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深色外套；右手提着黑色旅行包，里面是生活必需品：剃须刀、一支牙刷、几本书，还有照片和若干信件。

在监狱里，他过得并不十分差，至少吃得还可以——他在医疗部做护理员。在那里待着，伙食的营养比牢房好多了。不用吃大家称做“橡胶垫圈”的玩意儿——不仅看上去像汽车刹车用的橡胶垫圈，吃起来也很像——也不用吃军队士兵吃的、罐头上有有效期被擦掉了的过期奶酪。更不用吃所谓“猴子黄油”——一种形态像人造黄油的涂在面包上的玩意儿。它像百得胶水一样，容易粘牙。那里也不会有“坦克拼盘”。这是囚犯为嚼起来木木的甘蓝菜取的绰号。

和狱友比起来，卡尔维还享有更多行动自由。他的工作是照顾病人，分配医生开好药方的药。利用职权之便，他做起了生意。狱友不但急需烟草、咖啡和色情小册子，还很想要特别的药片。这药片麻木神经，能令他们片刻逃离残酷的现状。

卡尔维慢慢沿着街道走着。街道一角是监狱高高的墙。他脚步有些迟疑，也许是刚刚获得自由，跨出的第一步还有些不稳定。他从监狱救济会领到的夏天穿的鞋子轻飘飘的，不像监狱里一直穿的半统靴那么沉。

他不习惯强烈的阳光，流下了眼泪，抑或是受不了汽车的尾气。卡尔维突然停住脚步，看着那座令人憎恶的监狱。那里面，牢房狭窄得像鸡笼；高墙后面，永恒的黑暗统治着一切。这黑暗令人疯狂。他又想起了监狱的院子。它是如此窄小，让人觉得墙都要塌下来了似的；檐顶遮住了视线，看不见天空。五年，在这漫长的无穷无尽的五年里，这所建筑就是他的家。仅仅五年，他的头发就花白了。

就在前些时候，他度过了五十岁生日。但卡尔维看上去简直像有六十岁。从牢房浴室墙上的镜子里，他看过自己的样子，简直认不出来了：脸被监狱长年的湿气弄肿了；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变得苍白松弛；两只琥珀色的眼珠深嵌在眼窝里。这些年来，他还从没这么清晰、这么挑剔地观察过自己的脸。很久以来，镜子对他不重要了。只有重获自由之日渐渐临近，他才开始注意仪表，重视起镜子来。

充满屈辱的岁月终于离他远去。可就是现在，他似乎还听得到走廊里狱卒的脚步声、铁门和锁发出的碰击声。

卡尔维耸了耸肩膀，似乎想把这些痛苦的嘈杂声置之脑后，但他做不到。

头一次，他从外部观察牢房的窗子。它们在第二层的“热那亚”部门。这里所有部门都以城市命名，比如米兰、罗马、佛罗伦萨。

卡尔维注视着那些窄小的栅栏满布的牢房，阴暗得只能透进一丝光。那是另一个世界。这些高墙后面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，一个极度恐怖的世界。

那些著名的监狱——美因兰的圣·维多莱监狱、罗马的雷吉那·哥埃利监狱——和波吉奥莱监狱比起来，就等于疗养院。1972年，那不勒斯的这家监狱爆发了全国史无前例的大暴动。

两千多囚犯集体抗议。他们要求监狱改革、重整监狱纪律；要求好的饮食、好的医疗条件。失去控制的暴怒的囚犯摧毁了监狱的大门，焚烧了囚室里的草褥，把监狱里所有设施砸得七零八落。跑来制止的狱卒也遭到了攻击。这场盲目的暴乱使十多个囚犯受了重伤。警察介入后，囚犯的抵抗才遭到遏制，监狱外面越聚越多、前来支援囚犯的亲属也被击退。这场暴乱就这样被警察血腥镇压了。

卡尔维左手抚过浮肿的脸颊，想起一个狱友说过的话：“出狱

卡尔维边走边回忆，不觉走到了车站。他想去火车站，火车一小时后开。等车的当儿，他从外套口袋掏出一封信来。信纸因为经常触摸已经损坏，油腻腻的。他也记不起来读了多少遍了。信封上寄信人那一栏写着：生命医院，波尔察诺市。

这封信叫他去波尔察诺市。那里有一桩好交易等着他。卡尔维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，急需钱。他所有财产早已被检查机关没收了。

波尔察诺市的南蒂罗尔，山谷之上漂浮着大块大块乌云。罗伯托·马尼亚尼本不希望下雨。不过，当第一颗沉重的雨滴打在沥青街道上时，他又有点高兴。这雨来得真是时候呢。这样恶劣的天气，人们肯定不会出门。他的行动可不想有任何观众。

整个下午，他都坐在莫妮卡咖啡馆，一边一杯一杯地喝着咖啡，一边细心搜索着地方志的地图上有没有标示废品回收站。终于，他找到一个，在艾帕山的半山腰，波尔察诺市最南边的私人机场旁边。看上去，这个地方正合他的要求。

罗伯托需要切割机。在一个废品店里，他偷到了。他本来也可以用钱买切割机的，他带了足够的钱。不过，如果他这次行动出了什么差错，切割机被人发现，会怎样呢？这种东西波尔察诺市只有两个工具商店买得到。警察只需把切割机给店主看一下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店主会向警方描述他的样子。他可不想冒这样的危险。

大约傍晚时分，罗伯托回到宾馆。他要换个地方歇脚。外面的雨还下个不停。他向天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，祈祷今晚一直有雨。

罗伯托买了一条灰色灯芯绒的束膝裤，一件质地很紧密、有辫状编结图案的灰色夹克，一个背包，还有一双很轻的橡胶底旅游鞋。鞋底必须是橡胶的，走动时才不出声。他选择这些衣服，

是因为装成一个观光客，一个爬山的人，在波尔察诺市不那么引人注目。城市挤满了游人，他们的装扮都大同小异。

罗伯托在衣柜上的穿衣镜里打量自己。这些穿着让他觉得好笑。衣服和他南方人的外形并不相配。剪得很短的黑头发在顶灯光线的照耀下，发出丝绸般的光泽。蓝色的眼睛和镜子里的那一双对视着，皮肤很黑，不是高山地带的阳光晒出来的黑，而是源于他的阿拉伯血统。胡子没刮，又长出了新的胡茬。这一切都使他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尽管如此，罗伯托还是决定就穿这套。

还差五分钟就九点了。罗伯托开动蓝旗亚 Beta2000。波尔察诺是个小城，从他住的市区宾馆出发，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废品回收站。

罗伯托把车停在几条街道外，慢慢地沿着飞机停机坪边的栅栏走到目的地。雨让地面变得泥泞，泥块沾在鞋底，雨水渗进鞋子里。他终于到了目的地。在那里，各种牌子的废弃车堆积成山。他小心地匍匐前进，从锈蚀的钢丝网做成的栅栏下面钻了进去。在空地另一头，借助手电，他发现了一个小屋，果断地走过去，小心绕过脚边一堆堆金属片和各种废弃零件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

到了小屋前，他背靠木制墙，停住片刻不动，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雨滴的敲打声。雨滴渗进衣服，他觉得有些冷。此时，眼睛也越来越适应黑暗了。这一刻的寂静让他觉得有些恐惧。

他能认出远处建筑物的轮廓。他猜有些是办公用房。从城市地图上，他已把这一带研究透彻了，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条非常狭小的路他都熟悉。这个废品回收站坐落在一个大的工业区中间。

他真是这片被遗弃的荒地上惟一的人吗？有没有警察在这里巡逻？或者，有没有可能，流浪汉在废车里过夜，恰好看见他？

罗伯托也不是真害怕，只是心中总有一种压抑不安的感觉。

他沿着墙移到门前，一脚把标着“办公室”字样的门踢开。

蓝色的、大小不一的字母是用颜料喷在木头上的。罗伯托走进，发觉屋里没有储藏任何工具。

小屋角落里，他发现石棉瓦搭起来的小小车库，门用插销锁了起来。罗伯托卸下背包，卷起外套的右袖。在腕关节内侧的皮表带里，他藏了一把螺丝刀。抓住门把手，他把螺丝刀插入钢制的锁里，猛地一转，把手应声而断，门开了。在拆卸下来的发动机、扔得到处都是的电动机、发电机和冷却机之间，他找着了一只浸满了油的木制方盒。盒子上摆着切割机。罗伯托把切割机放进背包，又翻了翻盒子，找出一把可调节的老虎钳——也就是所谓的“法国人”，握在手里。他满意地笑了。他也清楚，更难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

罗伯托轻手轻脚走回汽车，开回波尔察诺。

一年前，瓦尔特广场还只是一片挤满了汽车的宽大水泥空地，经常交通拥堵。现在，这里修成了步行区，种满了花草树木。在美丽花卉的装饰下，广场显得鲜活起来。至于那些汽车，都停在地下停车库里了。

路两边分列着修缮过的老房，有些还是中世纪的。房子中间，耸立着波尔察诺大教堂。

8 罗伯托把车停在教堂边的小巷，步行穿越瓦尔特广场。偶尔有几个人从他身边经过，一点也没注意他。

罗伯托狐疑地打量着路人，总觉得他们在偷偷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好像他已经把计划写在脸上了似的。他想象里，两边房子里突然有千百双怀疑的眼睛探出来，窥视着他。

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。这种时候不能自乱阵脚。

街灯昏暗的灯光、几个珠宝店闪光的橱窗、街角麦当劳餐厅的广告灯箱。这些光源让雨淋湿的路面反射着金色的微光。

对面格里丰尼宾馆的门厅也亮着灯。接待台后面站着看门人，埋头在一份报纸里。

罗伯托必须当心点儿。他是昨天入住宾馆的，看门人认得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警觉地瞥了一眼空无一人的广场，才下定决心，向房子走去。生命医院就在二楼。

他悄悄移到旋转门边，拿出老虎钳。包里有把切割机，背起来有些重。背包带紧紧勒着双肩，他觉得腹部有种越来越强烈的软弱无力的感觉。

他注意到墙上的公司标志，又回想了他前一天的计划中会不会有疏漏，会不会有公司的看门人住在这所办公用房里。

门上没有姓名标牌。

窗户对面的房间一片寂静。窗子没有挂窗帘。罗伯托要抓紧时间了，随时会有人出现。他掏出老虎钳，夹着圆柱形的防盗锁，用尽全力捏紧老虎钳，往左拧一下，又往右拧一下。防盗锁松动了，罗伯托可以不费力地将锁取下来。他掏出一把螺丝刀，尖端插到空出的洞口里，往左边一拧，门开了。

这一切不过花了十秒钟。

几年前，他驻扎在罗马附近一个反恐武装别动队里。这个机构和警察合作紧密，开锁的活儿是罗伯托的培训项目之一。练习时他能够打开 EFFEFF 型锁。不会这个技术，怎能又快又安静地潜入恐怖分子或绑架人质者栖身的房子呢？

罗伯托从门口钻了进去，把锁的残余部分取出来，用螺丝刀把身后的门封死。现在谁也吓不了他了，即使行动时出点小问题，他也有足够的应变时间。

透过手电的光束，他在寻找出口。他想起监狱关押的那些家伙。他们没计划好逃生出口，才会被警察轻易抓住。罗伯托可不想犯这种错误。

来到走廊尽头，他发现除了地下室的门，还有一扇小小的、朝向院子的窗。对面有一座三层老房。几扇窗里还亮着灯。两个车库之间，有一条狭长的柏油铺的小道，通向一条黑漆漆的后街。

重新找到了存在的价值。他们把他送到里希藤斯泰因，卡姆拉在那儿有个托管办公室。卡姆拉的势力几乎遍及全德国每一个活着的人。拉维利是德国人，对当地一切都很精通。因此，让他去收缴账款，再合适不过了。

拉维利很精通放债收债之道。他还小的时候，这方面的经验就很丰富了。他借给同班同学一些偷窃诈骗来的钱，收回的时候，收取百分之两百的利息。而他强健的体型以及一向的野蛮形象使人畏惧，债没人不还的。

拉维利从来没有过资金紧缺的时候，也不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把宝贵时间花在丢脸的工作上头。他们为等红灯的车擦挡风玻璃，为了微薄工资卖报纸、卖走私烟、端咖啡。这些人，拉维利是很看不起的。

他更喜欢对付单身驾车的旅行者，想办法弄破他们的轮胎。这时候，骑手就一个人孤零零被困在路上。他们把锋利的图钉随便倒在路上，骑手中招后，很有责任心地准备竖个三角形警告牌在马路边上时，拉维利的同伙就抢了牌子跑。当愤怒的旅游者追赶着想把牌子要回来时，拉维利则放心大胆地过去，把车开走。这个办法几乎屡试不爽。如果没成功，拉维利还有很多捞钱的备选节目。

那不勒斯南部有一个古老的罗马式港口城市，叫佩斯彤。此地云集了一大批慕文化之名而来的旅游者。此外，还驻扎着那不勒斯的美国第六舰队。拉维利假装和一个朋友争斗，直到引起旅游者的注意。他们为一枚古代钱币大吵特吵，声称石头缝里捡来的钱币是自己发现的。通常，都有一个美国海军士兵结束这场争吵，从“愚蠢”的意大利小伙子手里以二十美元买下钱币。拉维利口袋里装满了这种假钱币，价值根本不超过一百里拉。

在里希藤斯泰因，拉维利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成功。生活已给了他很多经验教训。生活曾经那么艰苦而无情，而里希藤斯

泰因的工作才是他真正的人生目标呢。他先前做生意的经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他用十分的勤勉、倔强和狡猾，在上司面前卖力工作。拉维利常坐车去德国，劝告不听话的债务人，告诉他们如果快点还钱，就可以省去很多不愉快。他把气味十分强烈的香水倒在汽车通风口，进风扇就会把香气吹到汽车里边。结了婚的女人鼻子都很灵。他把硝酸倒在汽车上面，腐蚀掉汽车的漆和金属板。这样的损失保险公司的车险是不赔偿的。如果一切办法用尽，仍然无济于事，他就把同胞的手指夹在门缝里，打坏他的牙，打破他的鼻子。

拉维利的行动卓有成效。上司为他的成绩而惊讶。有一天，上司提议要把养女嫁给他。这令拉维利十分震惊。拉莫娜三十岁，长得很美，是个有魅力的女人，虽然她的面孔轮廓在拉维利看来，稍微男性化了一点。她留着孩子气的短发，染成红色，湛蓝的眼睛闪闪发亮。这样颜色的眼睛在意大利不是很常见。啊，他是喜欢她的。而她最吸引他的一点是：她很富有。惟一让拉维利感到烦恼的是，拉莫娜似乎只对同性有兴趣。这一点，认识她的人都晓得。所以，她的继父想快点把她嫁出去，以便让流言蜚语赶紧停止。

拉维利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对他来说，为了权力，可以不择手段。

七个月后，岳父死于心脏衰竭。很多人私下议论说，是拉维利促成了他的死亡。对拉维利来说，遗产唾手可得，用一些钱来贿赂医生，让他出具一张“正常死亡”的证明，真是再容易不过了。

至于实际上拉维利有没有染指岳父的死亡事件，只有天知道。

拉维利接管了“收款”公司的头领职位，不再是个小流氓了。如今，他是老板，一下子拥有亿万家财，拥有好几辆雷克萨斯轿车，在地中海还有一艘游艇。

拉维利觉得自己强大起来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。他忘掉了南方的朋友，也忘记了他们当初和他合伙骗钱，现在应该得到补偿。他相信，里希藤斯泰因和那不勒斯离得够远。可他没想过，乘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到苏黎世可以有多快。而从苏黎世再到里希藤斯泰因，就只有一石之遥了。

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的衣着考究的那个男人言行得体而礼貌。他身上没带枪。不过，拉维利还是觉得，最好答应他一起去那不勒斯。在那里，波西利波半岛奥拉齐奥大街一个别墅里，有人在等他。这个好地方是他的赞助者唐·尼格里尼的住所。他是极少几个能够得到尼格里尼亲自接待的人之一。

拉维利在尼格里尼面前跪下来，握住他右手，吻了他中指上沉重的戒指。戒指上刻着组织的徽章：两个交叠的中世纪城堡的轮廓。

唐·尼格里尼满头白发，面容温和。虽则如此，拉维利还是能看出他眼神里的责难。尼格里尼为拉维利斟满一杯红酒。看起来他打算给拉维利适当的惩罚。

为了向尼格里尼示好，拉维利把他继承来的“收款”公司和人类生存国际组织属于“收款”公司的股份都让尼格里尼保管。人类生存国际组织不过是卡姆拉的洗钱基地。大部分在那里洗来的钱都流去了巴西。许多年来，一直有人藏在那里接应，接收并管理那些钱。那人名叫弗朗西斯科·格里尼。多年以前，他曾经试图推翻意大利政府。

被捕之后，他被判间谍罪、谋反罪、腐败罪和谋杀罪。他的秘密会合点当时被错误地当成共济会的秘密基地。这个据点被警方发现后，牵扯到了一批高层政客、将军、银行家和媒体老板。他的银行，也就是米兰阿姆布罗索银行，已被再生工程研究所的私人银行成员占领。这一非法机构，被记者们称之为“邪恶之屋”。它采用的是极权式管理，极权式统治。就为这一点，它被认

作是共济会秘密基地就已经不合常理。共济会的目标其实是人性、宽容和自由。

尼格里尼妄图建造这样一个帝国。帝国里，卡姆拉和西西里的马菲亚能像教堂，有一席容身之地。帝国里，尼格里尼企图完全掌控上述三个机构。

一颗定时炸弹炸响了。二战之后，意大利又一次陷入一场巨大的政治丑闻之中。一时，谋杀、自杀，以及布置好的自杀层出不穷。许多反叛者的同伙锒铛入狱。

尼格里尼的朋友和一起经营阿姆布罗索银行的克雷科·辛德瑞拉，以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金额，收买了当时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，请他们对他的非法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尼格里尼甚至给了梵蒂冈大主教八千万美元，意大利国家律师顾问迄今仍然保存着一张逮捕格里尼的逮捕令。他不能指望神圣之墙能让他安然逃脱，不被逮捕。

坐落于罗马的人类生存国际组织银行和阿姆布罗索银行距离很远。他们不想涉入这次丑闻。这样一来，人类生存国际组织银行就被保住了。银行持有人——大家都叫他佩特里尼教父——懂得何时该将他那沉重的铁门关上，避免警察介入。格里尼被捕后，佩特里尼帮助他从瑞士监狱逃出来，逃到了南美。

拉维利常听人说，是伟大的人类生存国际组织教父帮助了尼格里尼。佩特里尼如今还是有充分理由为当时的行为感到满意。如果尼格里尼的地位动摇了，那么，人类生存国际组织教父财源滚滚的宝座也就不稳固了。

拉维利用力把油门一踩到底。必须在明天早晨抵达米兰，不能让尼格里尼再次失望了。尼格里尼吻过他的额头。这是暗示，意思是要么死亡，要么宽恕。拉维利当然想活下来。现在这份工作能保证他收入可观。

他还奢求什么呢？

阿比亚特格拉索的天空晴朗无云。夜雨将街上的尘土和污泥冲刷干净了。正午的阳光洒在圣玛丽安教堂的中殿，照在彩色镀铅、画着圣徒形象的烛台上。空气里散发着薰香的气息和燃烧的蜡的味道。教堂一侧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，蜡烛在燃烧。

做工粗糙的长椅第一排，跪着一个男人。他穿着白色汗衫、蓝色牛仔裤和运动鞋，油腻的黑发齐齐向后梳去。虽然暮色已笼罩了教堂，他还是把眼睛藏在一副黑色太阳镜后面。他恭顺地低垂着头，双手合拢，祈祷着。一会儿后，他站起来，慢慢沿着长凳边沿，走向教堂门口。正门廊柱边放着圣水盆。男人把指尖伸到盆里，匆匆蘸了一下，画了个十字。

他的目光突然被一张招贴纸吸引。招贴用图钉钉在木制门扉上：

您需要一笔贷款吗？

和我们合作

不需要宣誓表白清偿的诚意并说明全部财产情况，也不需要

支付利息

米兰新阿姆布罗索银行

男人微笑了。他很熟悉这种广告。

卡尔罗·桑齐奥是个办事牢靠、可以信赖的男人。可他的职业和死人联系在一起。刚才他祈祷的是能够完成这次任务。任务的具体内容则是：把罗伯托送进地狱。卡尔罗·桑齐奥每次工作前都要祈祷。

罗伯托站在猎枪店里，想着心事。他的目光停在步枪柜上，心里泛起了仇恨之火。他第一次开始想象，想象着他拿起枪，不

盗心者

是朝着鹧鸪或者雉鸡，而是朝着某个人射击。这个想法吓着他了，可念头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罗伯托走到步枪柜前，拿起一把猎枪。这是他在那个早晨，也就是那个一切开始发生的早晨使用的猎枪。现在，三周已经过去了。

那是个寒冷多雾的早晨。罗伯托在猎枪里装上两颗铅弹，枪托紧紧地顶着肩窝，瞄准了树上的雉鸡，食指弯曲，扣动了扳机。射击的巨响淹没在长满葡萄树的小山之间。小山绵延在小城阿比亚特格拉索周围。罗伯托微笑了。运气还不坏。这是他打到的第二只雉鸡了。他觉得足够啦。

过了一会儿，罗伯托看了看腕表。他约了吉兰黛娜在山下的街上见面，就在小酒馆边上的拐弯处。那个地方他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。沿着蜿蜒盘旋的山路望下去，他的目光停在生锈的奥斯丁迷你型轿车上。车是吉兰黛娜的。又老又旧的车已没法开到山上来了。

罗伯托坐在葡萄藤边上的潮湿草地里，仔细检查着那两只雉鸡的羽毛，几乎为鸟儿痛苦起来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帕，一边擦拭着枪托，一边想着吉兰黛娜。实际上，她名叫卡迪亚，但罗伯托喜欢亲昵地叫她吉兰黛娜。

山谷里蜿蜒着一条小河，穿过大片果园和长满太阳花的空地。在一座矮矮的小山后面，耸立着玛丽亚教堂的尖塔。河岸对面，迷蒙的晨雾开始渐渐散去。山上的葡萄看上去已经全部成熟了，风吹动着被朝露润湿的叶片，闪着银色的光芒。

那时候，整个世界在罗伯托看来，都是那么宁静，那么井井有条。他从叔叔手里把猎枪店继承下来后，辞去了反恐部队的职务，搬到了阿比亚特格拉索。

这店离吉兰黛娜的哥伦比亚饭店只有几步之遥。她是个年轻活泼的女孩，梳着齐肩的棕色头发，有着大大的深色眼睛。这双

眼睛能望进罗伯托的灵魂。她苗条的身体总在运动中，快乐的微笑为所有人绽开。很多男性客人都是为了她才来哥伦比亚饭店的。虽然温柔、讨人喜欢，她也懂得如何和追求者保持适当距离，而不使他们真正生气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她穿着黑色紧身裙。这种裙子让她的身材更显曼妙。她的衬衫始终随便地扣着。她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

罗伯托每天早餐都在哥伦比亚吃，午餐也在那里解决。晚上，他还在那里喝红酒。

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定决心，要去问吉兰黛娜，是否愿意跟他约会。但他没勇气。他害怕会碰钉子。要么，明天就去问她，明天……

罗伯托犹豫得太久了。吉兰黛娜终于嫁给了德国的长途货车司机罗德德尔。一次，到阿比亚特格拉索送货的时候，他认识了吉兰黛娜。

知道消息的那天，罗伯托的心紧紧揪在了一块儿。他真想打自己的耳光——为什么犹豫了这么久？

罗德德尔催促吉兰黛娜，把正在出售的哥伦比亚饭店接手下来。

她为此欠了一大笔钱。这很快打破了家庭的和谐。罗德德尔发现店铺并没有如他所愿，立刻赚进大笔的钱。他从不去饭店帮吉兰黛娜的忙。吉兰黛娜为了还债，起早贪黑。罗德德尔却天天睡到中午，起来就看电视，一直到晚上。

债务越积越多。罗德德尔经常喝酒。打烊后他常去饭店——从钱箱里拿钱。然后就整晚不回家。吉兰黛娜猜到他晚上干什么去了。可这对她来说，已无关紧要。她不再爱罗德德尔。他的本质已经变坏了。她也不再像从前一样爱笑，经常垂头丧气地坐着发呆，行动变得慢慢吞吞的。

当灾难的洪水涨到脖子，罗德德尔却跟一个意大利南部来旅游的女人跑了。罗伯托真想杀了罗德德尔。他简直恨死了他。他尽力

帮助吉兰黛娜，帮她付掉酒和肉的账单，付清了法院要求偿付的欠款。但现在的哥伦比亚饭店，看上去就像个没底的木桶。

罗伯托为她感到烦恼，知道她是多么喜欢这家店。他此生第一次为自己不够富裕感到遗憾了。要拯救哥伦比亚饭店，需要好大一笔钱。而这笔钱，他拿不出。吉兰黛娜需要一笔贷款。她尝试了很多次，没有银行愿意帮助她。请求贷款的谈话成了一次次受辱的长途跋涉。如果不是因为罗伯托，她早就放弃了。

她爱他！她那么依赖他！他是她的希望所在，幸福之源。她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那儿。这些艰难，把他俩紧紧结合在了一起。

罗伯托还记得，吉兰黛娜有一天跑进他的店，拥抱他，亲吻他的鼻尖。“你不用为我担心了！”她快乐地说道，“米兰一家银行接受了我的贷款请求。星期天，我在教堂看见一张广告，一张银行的广告。”

看见吉兰黛娜快乐，罗伯托也很快乐。他已经很久没看见她笑了。现在，好像一切都在变好。

店面橱窗前，站着一个深褐色头发、皮肤黝黑、胸部丰满的女人。她观察着罗伯托。看到这个女人，他才一下子从回忆中惊醒。他还一直拿着枪呢。于是，他把枪重新放回柜子，朝外面看了一眼。那女人已经消失了……

卡尔罗·桑齐奥用肩顶开沉重的教堂大门。街上停着一辆老式宝马轿车。方向盘后坐着一个褐色头发、皮肤黝黑的女人，胸部丰满，脸上化了浓妆。她按了按汽车喇叭。桑齐奥站在大门口通向街道的台阶上，向下看着那辆停着的轿车。他慢慢从石头台阶上拾级而下。最后一级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乞丐，身边搁着帽子。

桑齐奥仔细看了看他，从裤子口袋里翻出一个里拉，扔到他的帽子里。桑齐奥一副仁慈大方的样子，向他点了点头，果断地

走向宝马车。女人向副驾驶座的方向倾了倾，打开车门。桑齐奥坐了进去。

“喂，你找到罗伯托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找到了。”女人答道。

桑齐奥紧张地看了她一眼。“天啊，卡尔拉，你不要我问一句你才答一句好不好！那么，他在哪里？”

“他在店里发呆，对一切毫不知情。我从橱窗外看见他了。”

桑齐奥把手伸到汗衫里，从裤腰上取下手枪，检查了一下，装上了销声器。

卡尔拉沉默地看了他一会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见过镀铬的手枪，也见过镀金的，但包着丝绒的倒是头一回见。”

“不是真的丝绒，是合成材料做的。从前，有过这么一种疯狂的车型，整个汽车都用丝绒包了起来。我就想到了将手枪也这么处理。”

“这样派什么用场呢？”

“合成材料的丝绒上留不下指纹。万一我丢了，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是我的。”

卡尔拉吃惊地看着桑齐奥。接着，她启动了轿车。

生命医院的盗窃行动之后，罗伯托就没有离开过店铺。每一个无眠的夜晚，他都在偏房里的旧行军床上度过。他什么也不吃，感觉又痛苦又忧伤，眼前一再浮现出那些可怕的画面，无法平静。他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：他自己，坐在死掉的雉鸡旁湿漉漉的草地上，用手帕擦拭猎枪的枪托，等待着吉兰黛娜。

马达的轰鸣声从街上传来。这声音他太熟悉了。这是吉兰黛娜的迷你奥斯丁小车，排气口出故障已经有段日子了。

罗伯托把步枪放在身边的草丛里，站了起来。吉兰黛娜把车停在街边的斑马线上，走出汽车，环顾四周，搜寻着他。罗伯托

罗伯托这时正坐在哥伦比亚饭店的吧台，等着他点的匹萨。

罗德爾给他倒了杯格拉巴酒：“为了我们的重逢。”他说。

吉兰黛娜死后，罗德爾就回来接收了她的遗产。多亏妻子贷到的款，哥伦比亚饭店已经偿清债务了。

罗伯托不喜欢罗德爾。他应该为吉兰黛娜的死负责。要不是这个德国人，一切就不会是这样。有个念头在罗伯托脑海里一闪而过——罗德爾可能和这场事故有关系。不过，这仅仅是个猜想，没法证实。他手指紧紧握着酒杯。为什么罗德爾不参加妻子的葬礼？他还有没有良心？罗伯托闭上了眼睛，想着埋葬吉兰黛娜那天的事，又重新体会一遍当时的痛苦，那种几乎将他完全吞噬的痛苦。

下雨了。墓地的每个早晨都那么安静，那么荒凉。小鸟静默地栖在树梢上。

一小列穿着黑衣服的人跟随着安放棺木、点缀着花环的小车，从掘墓人身边走过。穿黑衣服的人是哥伦比亚饭店的常客、吉兰黛娜常去买东西的店的店主。墓地小教堂传出的丧钟听起来有些花哨。生命医院把吉兰黛娜的遗体运回阿比亚特格拉索她的家族墓地。

罗伯托站在掘起的土堆前，他知道，棺木中死者的胸膛中，已经没有心了。吉兰黛娜的心脏已经捐出去了。

在墓穴前，他站了很久。墓穴里躺着吉兰黛娜黑色的棺木。他以颤抖的声音，喃喃地念起了告别语。“在第一缕清晨的阳光下，你应我的祷告，纯洁地向上飞升，吉兰黛娜。”

接着，罗伯托去了圣玛丽安教堂。他又读了一遍教堂大门前的广告：

您需要一笔贷款吗？

和我们合作



盗心者